



报春 ■蒋树勤

旅游日记

挂在瀑布上的古镇

■曹振华 文

湘西的古镇，王村是个有名的地方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因电影《芙蓉镇》改名芙蓉镇。

深秋时节，我慕名来到芙蓉镇。历经岁月积淀，芙蓉镇已然成为融自然景色与古朴民族风情为一体的旅游胜地。镇外青山绿水，镇内曲径通

幽。湘西民居特色吊脚木楼临水而立，参差错落，飞檐翘角。走在古朴狭窄的青石板铺就的老街，可见周围大大小小的特色商铺鳞次栉比，高低错落有序的民居绵延起伏。

古镇小铺子的米豆腐是此镇的一大特色，即以米为主切成一厘米见方的小粒，经水沥干，再加小葱，豆酱，香浓爽滑，回味悠长。街上有多

家米豆腐店铺，都自称“正宗刘晓庆米豆腐”店家，使游人看花了眼。

步行到小镇东侧，忽闻哗哗流水之声，循声而望，人称“王村瀑布”即在眼前，瀑布水流如注，倾泻而下，雄壮瑰丽，气势磅礴。那天秋高气爽，阳光灿烂，瀑布溅起的水雾经阳光劲射，竟映出了一道彩虹，雪浪飞虹，游人纷纷拿出手机、相机一阵抢拍。瀑布下有一条羊肠小道，人们在瀑布溅起的水珠下，似有穿越水帘洞之感，而惊喜不已。

无怪乎，芙蓉镇被誉为“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”。

生活故事

杂记

■冯如文

病来如山倒，这句话要体验过才知道，有时区区一个小病，都会让人经历难以预料的痛苦和折磨。

去岁四月下旬，我大概因为吃了上火之物，风热犯肺，致使咽喉肿痛，过敏性鼻炎加重。起初不以为意，服用三天抗生素药物，肿痛虽然消除，咳嗽却蹿上来。那时以为无非是感冒后的症状，过几日随着身体的恢复，便可慢慢消失。稍后五月初跑去扬州，谁知才游一日，病情就反弹，较之从前更严重，当晚嗓子就哑了，不能言语。于是再用抗生素药品，嗓子能消肿，咳嗽却一直好不了。这时同事提醒说，可不能多吃药物呢，他认识的一位老同志，连续几天输液抗生素，导致白细胞急速下降。经同事这么一说，我也慎重起来，姑且炖些冰糖雪梨，望能清肺去火。

这事儿无意中跟外地的诗友们提起，众人纷纷表示关心，其中一位叫展翅的诗友说：“你可找对了人，治疗咳嗽我有法子。”原来他去年犯过咳嗽，咳了数月，累积成顽疾，后来在当地草药铺里开了方子，喝了一阵子才治愈。

我将信将疑，从小生病我只看西医，不问中医，以为中药或可用于调养，治病应不如西药见效快。展翅讲了咳嗽的成因和草药的药性，当下说要与我寄药。起初我也同意，可听说他要去药铺买新鲜药材，就赶紧推辞：“快别整那些了，没准我过两天就好了。我以为你有用剩的药，谁知道

要那么麻烦。”

“你以为这干咳很好治吗？”展翅说，“再麻烦也没有朋友的身体健康重要。我自己也干咳过，知道那滋味不好受。”并叮嘱我暂时用甘草片、金虫草、枸杞泡水喝。

我一直以为那是小病，熬熬就能拖过去，谁知接下来的几晚，咳嗽急速加剧。即便咳到深夜很有困意，才一闭眼，便会咳醒，咳后复睡，将睡着时又开始咳嗽，整晚如此，无论多困都不能成眠。有一次半夜咳醒，趴在床边，咳得心肺都咚咚跳，喘不过气来。试想人处于极度困倦的状态中却又无法入睡，甚至不能平安打个盹，那简直是种折磨！那时开灯坐着，盯着窗外发呆，心里盼着早些天亮，熬过漫漫长夜，同时也盼着草药早日寄到。

展翅药方里的草药，一味药据说只产于福建，长在岩石上；一味药从云南发货过来，药铺里暂时缺货了。一个止咳，一个消炎，叮嘱我放一起煎。

“你每天煎上一锅，分三到四次喝完。上班前喝上一大肚子，上班后就喝甘草茶。中午回家也喝一大肚子，晚上回去热热再喝。”

“治干咳，要不断地喝药汤，连续作用。坚持一周就能好大半，半个月就能完全好。”

“不能吃凉的，原理是肺部周围的脏器不能着凉，否则就是冰包火，火不易去。”

“要捂脚，晚上泡泡脚，你要让腿部热起来，这样全身才会热，上半身的热才会引导到下身去，肺火才会带走。”

有些话展翅重复了几遍，一来唯恐我不相信，二来也是给我打气。确实煎服三天，曾未见什么起色，第四

杨浦记忆

■刘翔 文

从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的产房呱呱坠地那天起，我的幼年、童年、少年、青年的生活印迹，就一直镌刻在杨浦区的“村”里，那一个个称之为工人新村的村。

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，“乡愁”这个词，人们经常挂在嘴边，更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大声疾呼“留住乡愁”。那么作为当年的“咱们村里的年轻人”。我的乡愁又在哪里呢？毫无疑问，就在杨浦区的工人新村里。作为曾经的上海市工业重镇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为改善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，上海市政府在杨浦区先后建造了大批工人住宅区，并用这些住宅区附近的路名来命名，因此，也就有了一大批某某村、某某新村。

纵观这些新村，既然称之为“村”，那肯定是具有“村庄”的建筑特性。这些新村都是由数十幢排列整齐、犹如军营般的一个个大匣子楼房组合而成。“村”里绿树成荫，“村”外有学校、医院、菜场，各类生活设施一应俱全。按照居住时间顺序来排列，我居住过的新村有松花新村、长白新村、广远新村、控江新村。由于这些新村的规模较大，因此，每个新村又细分为一村、二村、三村等。

对童年、少年时代生活在松花新村的事事追忆，已在《松花新村：我的一件历史行李》一文中详尽记述。

长白新村(上)

我家在松花一村7号14室一直居住到我从上海机床厂职工子弟小学毕业，随着弟妹的出生，家庭成员的逐渐增多，成了三代同堂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父亲工作的上海机床厂便将我家住房分配到了面积更大的长白二村105号10室。

长白二村是个什么概念？如果说长白二村仅是这个新村地域名的话，那么它还有一个曾经让几代上海人难以忘怀的名词“二万户”。1953年上海市政府为解决产业工人的住房困难，在陈毅市长的亲自关心下，决定在本市建造二万套住房。这种住宅是二层立帖式砖木结构建筑，前部是二层，后部是一层披屋。1室至5室在底楼，6室至10室

春天的大自然是绿色的。王安石《泊船瓜洲》中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；杜牧《江南春》中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”；宋祁《玉楼春》中“绿杨烟外晓寒轻”；白居易《落花》中“劝君尝绿醅，教人拾红萼”……一个绿字，写尽了春天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和无限生命。

早春、仲春、暮春这三春时节，乃至初夏，大自然的景色却并非完全是一泓均匀的绿色，那十万葱茏青山、千里依依河岸，但凡针叶、阔叶等常绿乔灌木的老枝熟叶总是黛绿深深，而逢春而发的新穗初叶却是碧绿浅浅、刚刚孕育的细芽嫩蕾则是鹅黄淡淡，一如杨巨源《城东早春》中“绿柳才黄半未匀”。

这个季节真个是缤纷的世界，还同时给我们演绎着一场诗情画意的生命大轮回，虽然少了一份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，却多了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柔情。一片、两片、三四片或浅

意犹未尽

春天，踏着秋的落叶

■唐晋枫 文

红、或老黄、或焦黑，当然也夹杂着几许绿色的熟叶，会在你忘情神游中，悄无声息的从已经长出新芽嫩蕾的老枝上飘然而落，有时，落下的叶子会碰到树枝或其它的叶子，这时的它会发出几声轻微的“噼噼”声，偶尔，还会非常凑巧地飞落到你的头上、肩上、脊背上，尔后极不情愿地滑溜到地上。若是赶上一阵清风拂来，那么，飘落的树叶就变得纷纷扬扬、恣性而洒脱。如此这般地走过了三春，走进了初夏，地上早已堆满了厚厚的一层，信步而行，脚下就会发出一阵阵细碎、柔和的“沙沙”声。

我们总是太过于痴迷春天的美艳与张扬，总是太过于关注新生命的娇嫩与妩媚，往往忽略了那些甘愿为新生生命让出空间而选择优雅离开，不惜零落成泥碾作尘的落叶。

最难忘花信年华，最留恋青春不老。在匆匆前行的岁月中，我们终将老去，放怀于天地之外，是春给我们传达的信息。